



西遊記

【下卷】

吴承恩 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彩绘本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彩绘本

西遊記

【下卷】

吴承恩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1
第 二 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9
第 三 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17
第 四 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25
第 五 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34
第 六 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41
第 七 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48
第 八 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55
第 九 回	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63
第 十 回	二将军官门镇鬼 唐太宗地府还魂	70
第 十 一 回	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萧瑀正空门	78
第 十 二 回	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相化金蝉	86
第 十 三 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叉岭伯钦留僧	94
第 十 四 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101
第 十 五 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109
第 十 六 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116
第 十 七 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124
第 十 八 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133
第 十 九 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139
第 二 十 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147
第 二 十 一 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155
第 二 十 二 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净	163
第 二 十 三 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171
第 二 十 四 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179
第 二 十 五 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187
第 二 十 六 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195
第 二 十 七 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203
第 二 十 八 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211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219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226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234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243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251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挪骗宝贝	259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267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旁门见月明	274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282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290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298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归木母空	306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314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322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鼋回	330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339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347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354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362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370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377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385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392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峯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400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408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416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423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431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誉文	439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446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453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460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败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467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475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482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489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497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504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511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518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525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532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虺 观音现相伏妖王	540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548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魔幸破光	556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564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572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580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588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596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603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609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616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623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631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638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645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653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	661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母授门人	668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宴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675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682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689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696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703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709
第九十五回	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716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723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730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738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747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753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377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沙僧辞陈老来至河边，道：“兄弟，你两个议定，哪一个先下水。”八戒道：“哥啊，我两个手段不见怎的，还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瞞贤弟说，若是山里妖精，全不用你们费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须要捻着避水诀，或者变化甚么鱼蟹之形才去得。若是那般捻诀，却捻不得铁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久知你两个乃惯水之人，所以要你两个下去。”沙僧道：“哥啊，小弟虽是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变作甚么模样，或是我驮着你，分开水道，寻着妖圣的巢穴，你先进去打听打听。若是师父不曾伤损，还在那里，我们好努力征讨。假若不是这怪弄法，或者淹杀师父，或者被妖吃了，我等不须苦求，早早的别寻道路，何如？”行者道：“贤弟说得有理，你们哪个驮我？”八戒暗喜道：“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来不会水，等老猪驮他，也捉弄他捉弄！”呆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驮你。”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将计就计道：“是，也好，你比悟净还有些膂力。”八戒就背着他。沙僧剖开水路，弟兄们同入通天河内。

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那呆子要捉弄行者。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变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紧紧地贴在他耳朵里。八戒正行，忽然打个趔趄，得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掼，“扑”的跌了一跤。原来那个假身本是毫毛变的，却就飘上去，无影无形。沙僧道：“二哥，你是怎么说？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里，便也罢了，却把大哥不知跌在哪里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寻师父去。”沙僧道：“不好，还得他来，他虽不知水性，他比我们乖巧。若无他来，我不与你去。”行者在八戒耳朵里，忍不住高叫通：“悟净！老孙在这里也。”沙僧听得，笑道：“罢了！这呆子是死了！你怎么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闻声不见面，却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里磕头道：“哥哥，是我不是了，待救了师父，上岸陪礼。你在哪里做声？就影杀我也！你请现原身出来，我驮着你，再不敢冲撞你了。”行者道：“是你还驮着我哩。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那呆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诵着陪礼，爬起来与沙僧又进。

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上有“水鼋之第”四个大字。沙僧道：“这厢想是妖精住处，我两个不知虚实，怎么上门索战？”行者道：“悟净，那门里外可有水么？”沙僧道：“无水。”行者道：“既无水，你再藏隐在左右，待老孙去打听打听。”

金魚怪



好大圣，爬离了八戒耳朵里，却又摇身一变，变作个长脚虾婆，两三跳跳到门里。睁眼看时，只见那怪坐在上面，众水族摆列两边，有个斑衣鳊婆坐于侧手，都商议要吃唐僧。行者留心，两边寻找不见，忽看见一个大肚虾婆走将来，径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称呼道：“姆姆，大王与众商议要吃唐僧，唐僧却在哪儿？”虾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昨日拿在宫后石匣中间，只等明日他徒弟们不来吵闹，就奏乐享用也。”

行者闻言，演了一会，径直寻到宫后，看果有一个石匣，却像人家槽房里的猪槽，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之样，量量足有六尺长短。却伏在上面，听了一会，只听得三藏在里面嚶嚶的哭哩。行者不言语，侧耳再听，那师父挫得牙响，恨了一声道：

“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时多少水灾缠。
出娘胎腹淘波浪，拜佛西天堕渺渊。
前遇黑河身有难，今逢冰解命归泉。
不知徒弟能来否，可得真经返故园？”

行者忍不住叫道：“师父莫恨水灾，《经》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无土不生，无水不长。’老孙来了！”三藏闻得道：“徒弟啊，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们擒住妖精，管叫你脱难。”三藏道：“快些儿下手！再停一日，足足闷杀我也！”行者道：“没事，没事！我去也！”急回头，跳将出去，到门外现了原身叫：“八戒！”那呆子与沙僧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骗了师父。师父未曾伤损，被怪物盖在石匣之下。你两个快早挑战，让老孙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擒不得就做个伴输，引他出水，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们鉴貌辨色。”这行者捻着避水法，钻出波中，停立岸边等候不题。

你看那猪八戒行凶，闯至门前，厉声高叫：“泼怪物！送我师父出来！”慌得那门里小妖急报：“大王，门外有人要师父哩！”妖邪道：“这定是那泼和尚来了。”叫：“快取披挂兵器来！”众小妖连忙取出。妖邪结束了，执兵器在手，即命开门，走将出来。八戒与沙僧对列左右，见妖邪怎生披挂。好怪物！你看他：

头戴金盔晃且辉，身披金甲掣虹霓。
腰围宝带团珠罩，足踏烟黄靴样奇。

鼻准高隆如峻耸，天庭广阔若龙仪。
眼光闪烁圆还暴，牙齿铜锋尖又齐。
短发蓬松飘火焰，长须潇洒挺金锥。
口咬一枝青嫩藻，手拿九瓣赤铜锤。
一声咿哑门开处，响似三春惊蛰雷。
这等形容人世少，敢称灵显大王威。

妖邪出得门来，随后有百十个小妖，一个个抡枪舞剑，摆开两哨，对八戒道：“你是哪寺里和尚，为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这打不死的泼物！你前夜与我顶嘴，今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你弄玄虚，假做甚么灵感大王，专在陈家庄要吃童男童女，我本是陈清家一秤金，你不认得我么？”那妖邪道：“你这和尚，甚没道理！你变做一秤金，该一个冒名顶替之罪。我倒不曾吃你，反被你伤了我手背，已经让了你，你怎么又寻上我的门来？”八戒道：“你既让我，却怎么又弄冷风，下大雪，冻结坚冰，害我师父？快早送我师父出来，万事皆休！牙迸半个‘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钯，决不饶你！”妖邪闻言，微微冷笑道：“这和尚卖此长舌，胡夸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冻河，摄你师父。你今嚷上门来，思量取讨，只怕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时节，我因赴会，不曾带得兵器，误中你伤。你如今且休要走，我与你交敌三回合，三回合敌得我过，还你师父；敌不过，连你一发吃了。”八戒道：“好乖儿子！正是这等说！仔细看钯！”妖邪道：“你原来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八戒道：“我的儿，你真个有些灵感，怎么就晓得我是半路出家的？”妖邪道：“你会使钯，想是雇在哪里种园，把他钉钯拐将来也。”八戒道：“儿子，我这钯不是那筑地之钯，你看：

巨齿铸就如龙爪，逊金妆来似蟒形。
若逢对敌寒风洒，但遇相持火焰生。
能与圣僧除怪物，西方路上捉妖精。
抡动烟云遮日月，使开霞彩照分明。
筑倒太山千虎怕，掀翻大海万龙惊。
饶你威灵有手段，一筑须叫九窟窿！”

那个妖邪哪里肯信，举铜锤劈头就打。八戒使钉钯架住道：“你这泼物，原来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怪道：“你怎么认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八戒道：“你会使铜锤，想是雇在哪个银匠家扯炉，被你得了手，偷将出来的。”妖邪道：“这不是打银之锤，你看：

九瓣攒成花骨朵，一竿虚孔万年青。
原来不比凡间物，出处还从仙苑名。
绿房紫药瑶池老，素质清香碧玉生。
因我用功持炼过，坚如钢锐彻通灵。
枪刀剑戟浑难赛，钺斧戈矛莫敢经。
纵让你钯能利刃，汤着吾锤迸折钉！”

沙和尚见他两个攀话，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休得浪言！古人云：‘口说无凭，做出便见。’不要走！且吃我一杖！”妖邪使锤杆架住道：“你也是半路里出家的和尚。”沙

僧道：“你怎么认得？”妖邪道：“你这个模样，像一个磨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认得我像个磨博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么会使擀面杖？”沙僧骂道：“你这孽障，是也不曾见！”

这般兵器人间少，故此难知宝杖名。

出自月宫无影处，梭罗仙木琢磨成。

外边嵌宝霞光耀，内里钻金瑞气凝。

先日也曾陪御宴，今朝秉正保唐僧。

西方路上无知识，上界宫中有大名。

唤做降妖真宝杖，管叫一下碎天灵！”

那妖邪不容分说，三家变脸，这一场，在水底下好杀：

铜锤宝杖与钉钯，悟能悟净战妖邪。一个是天蓬临世界，一个是上将降天涯。

他两个夹攻水怪施威武，这一个独抵神僧势可夸。有分有缘成大道，相生相克秉恒沙。土克水，水干见底；水生木，木旺开花。禅法参修归一体，还丹炮炼伏三家。土是母，发金芽，金生神水产婴娃；水为本，润木华，木有辉煌烈火霞。攒簇五行皆别异，故然变脸各争差。看他那铜锤九瓣光明好，宝杖千丝彩绣佳。钯按阴阳分九曜，不明解数乱如麻。捐躯弃命因僧难，舍死忘生为释迦。致使铜锤忙不坠，左遮宝杖右遮钯。

三人在水底下斗经两个时辰，不分胜败。猪八戒料到不得赢他，对沙僧丢了个眼色，二人诈败佯输，各拖兵器，回头就走。那怪物叫：“小的们，扎住在此，等我赶上这厮，捉将来与汝等凑吃呀！”你看他如风吹败叶，似雨打残花，将他两个赶出水面。

那孙大圣在东岸上，眼不转睛，只望着河边水势。忽然见波浪翻腾，喊声号吼，八戒先跳上岸道：“来了！来了！”沙僧也到岸边道：“来了！来了！”那妖邪随后叫：“哪里走！”才出头，被行者喝道：“看棍！”那妖邪闪身躲过，使铜锤急架相还。一个在河边涌浪，一个在岸上施威。搭上手未经三回合，那妖遮架不住，打个花，又淬于水里，遂此风平浪息。行者回转高崖道：“兄弟们，辛苦啊。”沙僧道：“哥啊，这妖精，他在岸上觉到不济，在水底也尽利害哩！我与二哥左右齐攻，只战得个两平，却怎么处置救师父也？”行者道：“不必迟疑，恐被他伤了师父。”八戒道：“哥哥，我这一去哄他出来，你莫做声，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着他钻出头来，却使个捣蒜打，照他顶门上着着实实一下！纵然打不死他，好道也护疼发晕，却等老猪赶上一钯，管叫他了账！”行者道：“正是！正是！这叫做‘里迎外合’，方可济事。”他两个复入水中不题。

却说那妖邪败阵逃生，回归本宅，众妖接到宫中，鼋婆上前问道：“大王赶那两个和尚到哪方来？”妖邪道：“那和尚原来还有一个帮手。他两个跳上岸去，那帮手抡一条铁棒打我，我闪过与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我的铜锤莫想架得住，战未三回合，我却败回来也。”鼋婆道：“大王，可记得那帮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个毛脸雷公嘴，查耳朵，折鼻梁，火眼金睛和尚。”鼋婆闻说，打了一个寒噤道：“大王啊！亏了你识俊，逃了性命！若再三回合，决然不得全生！那和尚我认得他。”妖邪道：“你认得他是谁？”鼋婆道：“我当年在东洋海内，曾闻得老龙王说他的名誉，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混元一



气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齐天大圣，如今皈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经，改名唤做孙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大王，你怎么惹他！今后再莫与他战了。”

说未了，只见门里小妖来报：“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门前索战哩！”妖精道：“贤妹所见甚长，再不出去，看他怎么？”急传令，叫：“小的们，把门关紧了，正是任君门外叫，只是不开门。让他缠两日，性摊了回去时，我们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齐都搬石头，塞泥块，把门闭杀。八戒与沙僧连叫不出，呆子心焦，就使钉钯筑门。那门已紧闭牢关，莫想能进；被他七八钯，筑破门扇，里面却都是泥土石块，高叠千层。沙僧见了道：“二哥，这怪物惧怕之甚，闭门不出，我和你且回上河崖，再与大哥计较去来。”八戒依言，径转东岸。

那行者半云半雾，提着铁棒等哩。看见他两个上来，不见妖怪，即按云头迎至岸边，问道：“兄弟，那话儿怎么不上来？”沙僧道：“那怪物紧闭宅门，再不出来见面，被二哥打破门扇看时，那里面都使些泥土石块实实在在的叠住了。故此不能得战，却来与哥哥计议，再怎么设法去救师父。”行者道：“似这般却也无法可治。你两个只在河岸上巡视着，不可放他往别处走了，待我去来。”八戒道：“哥哥，你往哪里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岩拜问菩萨，看这妖怪是哪里出身，姓甚名谁。寻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属，捉了他的四邻，却来此擒怪救师。”八戒笑道：“哥啊，这等干，只是忒费事，耽搁了时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费事，不担搁！我去就来！”

好大圣，急纵祥光，躲离河口，径赴南海。哪里消半个时辰，早望见落伽山不远，低下云头，径至普陀崖上。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与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财童子、捧珠龙女，一齐上前，迎着施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要见菩萨。”众神道：“菩萨今早出洞，不许人随，自入竹林里观玩。知大圣今日必来，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圣，不可就见。请在翠岩前聊坐片时，待菩萨出来，自有道理。”行者依言，还未坐下，又见那善财童子上前施礼道：“孙大圣，前蒙盛意，幸菩萨不弃收留，早晚不离左右，专侍莲台之下，甚得善慈。”行者知是红孩儿，笑道：“你那时节魔业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才知老孙是好人也。”

行者久等不见，心焦道：“列位与我传报传报，但迟了，恐伤吾师之命。”诸天道：“不敢报，菩萨吩咐，只等他自来哩。”行者性急，哪里等得，急纵身往里便走。噫！

宅院有三
水灾成



这个美猴王，性急能鹘薄。
诸天留不住，要往里边躡。
拽步入深林，睁眼偷觑着。
远观救苦尊，盘坐衬残箸。
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
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缨络。
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
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
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
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

行者见了，忍不住厉声高叫道：“菩萨，弟子孙悟空志心朝礼。”菩萨叫：“外面候候。”行者叩头道：“菩萨，我师父有难，特来拜问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萨道：“你且出去，待我出来。”

行者不敢强，只得走出竹林，对众诸天道：“菩萨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么不坐莲台，不妆饰，不喜欢，在林里削篾做甚？”诸天道：“我等却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妆束，就入林中去了。又叫我等在此接候大圣，必然为大圣有事。”行者无奈何，只得等候。

不多时，只见菩萨手提一个紫竹篮儿出林道：“悟空，我与你救唐僧去未。”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请菩萨着衣登座。”菩萨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菩萨撇下诸天，纵祥云腾空而去，孙大圣只得相随。

顷刻间，到了通天河界，八戒与沙僧看见道：“师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么乱嚷乱叫，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逼将未也。”说未了，到于河岸。二人下拜道：“菩萨，我等擅干，有罪！有罪！”菩萨即解下一根束袄的丝绦，将篮儿拴定，提着丝绦，半踏云彩，抛在河中，往上溜头扯着，口念颂子道：“死的去，活的住，死的去，活的住！”念了七遍，提起篮儿，但见那篮里亮灼灼一尾金鱼，还斩眼动鳞。菩萨叫：“悟空，快下水救你师父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师父？”菩萨道：“这篮儿里不是？”八戒与沙僧拜问道：“这鱼儿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萨道：“他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铜锤，乃是一枝未开的菡萏，被他运炼成兵。不知是哪一日，海潮泛涨，走到此间。我今早扶栏看花，却不见这厮出拜，掐指巡纹，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师父，故此来及梳妆，运神功，织个竹篮儿擒他。”

行者道：“菩萨，既然如此，且待片时，我等叫陈家庄众信人等，看看菩萨的金面：一则留恩，二来说此收怪之事，好叫凡人信心供养。”菩萨道：“也罢，你快去叫来。”那八戒与沙僧，一齐飞跑至庄前，高呼道：“都来看活观音菩萨！都来看活观音菩萨！”一庄老幼男女，都向河边，也不顾泥水，都跪在里面，磕头礼拜。内中有善图画者，传下影神，这才是鱼篮观音现身。当时菩萨就归南海。

八戒与沙僧，分开水道，径往那水鼃之第找寻师父。原来那里边水怪鱼精，尽皆死烂。却入后宫，揭开石匣，驮着唐僧，出离波津，与众相见。那陈清兄弟叩头称谢道：“老爷不依小人劝留，致令如此受苦。”行者道：“不消说了。你们这里人家，下年再不用祭赛，那

大王已此除根，永无伤害。陈老儿，如今才好累你，快寻一只船儿，送我们过河去也。”那陈清道：“有！有！有！”就叫解板打船，众庄客闻得此言，无不喜舍。那个道我买桅篷，这个道我办篙桨，有的说我出绳索，有的说我雇水手。

正都在河边上吵闹，忽听得河中间高叫：“孙大圣不要打船，花费人家财物，我送你师徒们过去。”众人听说，个个心惊，胆小的走了回家，胆大的战兢兢贪看。须臾那水里钻出一个怪来，你道怎生模样：

方头神物非凡品，九助灵机号水仙。

曳尾能延千纪寿，潜身静隐百川渊。

翻波跳浪冲江岸，向日朝风卧海边。

养气含灵真有道，多年扮盖癞头鼋。

那老鼋又叫：“大圣，不要打船，我送你师徒过去。”行者抡着铁棒道：“我把你这个孽畜！若到边前，这一棒就打死你！”老鼋道：“我感大圣之恩，情愿办好心送你师徒，你怎么反要打我？”行者道：“与你有什么恩惠？”老鼋道：“大圣，你不知这下水鼋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历代以来，祖上传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养成灵气，在此处修行，被我将祖居翻盖了一遍，立做一个水鼋之第。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啸波翻，他赶潮头，来于此处，仗逞凶顽，与我争斗，被他伤了我许多儿女，夺了我许多眷族。我斗他不过，将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今蒙大圣至此搭救唐师父，请了观音菩萨扫净妖氛，收去怪物，将第宅还归于我，我如今团圞老小，再不须挨土帮泥，得居旧舍。此恩重若丘山，深如大海。且不但我等蒙惠，只这一庄上人，免得年年祭赛，全了多少人家儿女，此诚所谓‘一举而两得’之恩也！敢不报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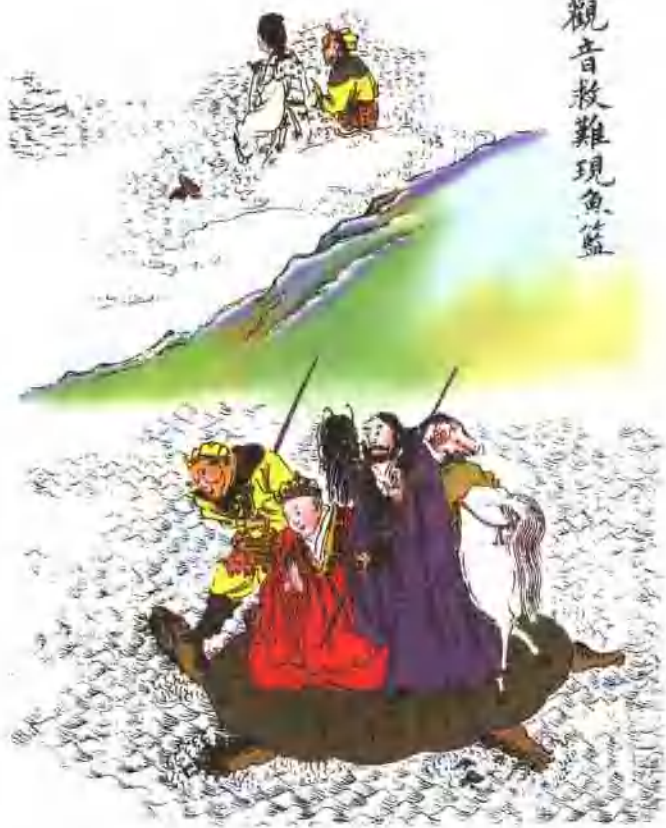
行者闻言，心中暗喜，收了铁棒道：“你端的是真实之情么？”老鼋道：“因大圣恩德洪深，怎敢虚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赌咒。”那老鼋张着红口，朝天发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过此通天河，将身化为血水！”行者笑道：“你上来，你上来。”老鼋却才伏近岸边，将身一纵，爬上河崖。众人近前观看，有四丈围圆的一个大白盖。行者道：“师父，我们上他身，渡过去也。”三藏道：“徒弟呀，那层冰厚冻，尚且难遭，况此鼋背，恐不稳便。”老鼋道：“师父放心，我比那层冰厚冻稳得紧哩，但至一歪，不成果！”行者道：“师父啊，凡诸众生，会说人话，决不打诳语。”叫“兄弟们，快牵马来。”

到了河边，陈家庄老幼男女，一齐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觀音救難現魚籃



来拜送。行者叫把马牵在白鼋盖上，请唐僧站在马的颈项左边，沙僧站在右边，八戒站在马后，行者站在马前；又恐那鼋无礼，解下虎筋绦子，穿在老鼋的鼻内，扯起来像一条缰绳，却使一只脚踏在盖上，一只脚蹬在头上，一只手执着铁棒，一只手扯着缰绳，叫道：“老鼋，慢慢走啊，歪一歪儿，就照头一下！”老鼋道：“不敢！不敢！”他却蹬开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众人都在岸上，焚香叩头，都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正是真罗汉临凡，活菩萨出现。众人只拜的望不见形影方回，不题。

却说那师父驾着白鼋，哪消一日，行过了八百里通天河界，干手干脚的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称谢道：“老鼋累你，无物可赠，待我取经回谢你罢。”老鼋道：“不劳师父赐谢。我闻得西天佛祖无灭无生，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我在此间，整修行了一千三百余年，虽然延寿身轻，会说人语，只是难脱本壳。万望老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看我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三藏响允道：“我问，我问。”那老鼋才淬水中去了。行者遂服侍唐僧上马，八戒挑着行囊，沙僧跟随左右，师徒们找大路，一直奔西。送的是：

圣僧奉旨拜弥陀，水远山遥灾难多。

意志心诚不惧死，白鼋驮渡过天河。

毕竟不知此后还有多少路程，还有甚么凶吉，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词曰：

心地频频扫，尘情细细除，莫教坑堑陷毗卢。本体常清净，方可论元初。性
烛须挑剔，曹溪任吸呼，勿令猿马气声粗。昼夜绵绵息，方显是功夫。

这一首词，牌名《南柯子》。单道着唐僧脱却通天河寒冰之灾，踏白鼋负登彼岸。四众奔西，正遇严冬之景，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山骨棱棱水外清。师徒们正当行处，忽然又遇一座大山，阻住去道。路窄崖高，石多岭峻，人马难行。三藏在马上兜住缰绳，叫声“徒弟”。那孙行者引八戒、沙僧近前侍立道：“师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那前面山高，只恐有虎狼作怪，妖兽伤人，今番是必仔细！”行者道：“师父放心莫虑，我等兄弟三人，性和意合，归正求真，使出荡怪降妖之法，怕甚么虎狼妖兽！”三藏闻言，只得放怀前进。到于谷口，促马登崖，抬头观看，好山：

嵯峨矗矗，峦削巍巍。嵯峨矗矗冲霄汉，峦削巍巍碍碧空。怪石乱堆如坐虎，
苍松斜挂似飞龙。岭上鸟啼娇韵美，崖前梅放异香浓。涧水潺潺流出冷，巖云黯
淡过来凶。又见那飘飘雪，凜凜风，咆哮饿虎吼山中。寒鸦拣树无栖处，野鹿寻
窝没定踪。可叹行人难进步，皱眉愁脸把头蒙。

师徒四众，冒雪冲寒，战兢兢，行过那巅峰峻岭，远望见山凹中有楼台高耸，房舍清幽。唐僧马上欣然道：“徒弟啊，这一日又饥又寒，幸得那山凹里有楼台房舍，断乎是庄户人家、庵观寺院，且去化些斋饭，吃了再走。”行者闻言，急睁睛看，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恶气纷纷，回首对唐僧道：“师父，那厢不是好处。”三藏道：“见有楼台亭宇，如何不是好处？”行者笑道：“师父啊，你哪里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点化庄宅，不拘甚么楼台房舍、馆阁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龙生九种，内有一种名‘蜃’，蜃气放出，就如楼阁浅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现此势，倘有鸟鹊飞腾，定来歇翅，哪怕你上万论千，尽被他一气吞之。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厢气色凶恶，断不可入。”

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却着实饿了。”行者道：“师父果饥，且请下马，就在这平处坐下，待我别处化些斋来你吃。”三藏依言下马。八戒采定缰绳，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开包裹，取出钵盂，递与行者。行者接钵盂在手，吩咐沙僧道：“贤弟，却不可前进，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此，待我化斋回来，再往西去。”沙僧领诺。行者又向三藏道：“师父，这去处

少吉多凶，切莫要动身别往，老孙化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来，我在这里等你。”行者转身欲行，却又回来道：“师父，我知你没甚坐性，我与你个安身法儿。”即取金箍棒，晃了一晃，将那平地周围画了一道圈子，请唐僧坐在中间，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对唐僧合掌道：“老孙画的这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甚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只在中间稳坐，保你无虞；但若出了圈儿，定遭毒手。千万千万！至嘱至嘱！”三藏依言，师徒俱端然坐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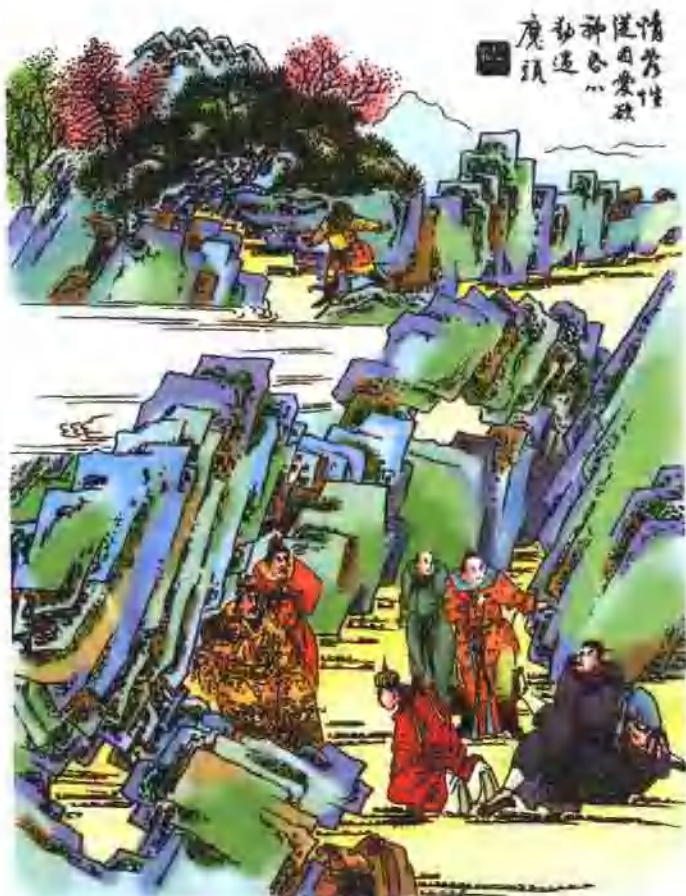
行者才起云头，寻庄化斋，一直南行，忽见那古树参天，乃一村庄舍。按下云头，仔细观看，但只见：

雪欺衰柳，冰结方塘。疏疏修竹摇青，郁郁乔松凝翠。几间茅屋半装银，一座小桥斜砌粉。篱边微吐水仙花，檐下长垂冰冻筋。飒飒寒风送异香，雪漫不见梅开处。

行者随步观看庄景，只听得“呀”的一声，柴扉响处，走出一个老者，手拖藜杖，头顶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着杖，仰身朝天道：“西北风起，明日晴了。”说未了，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老者却才转过头来，看见行者捧着钵盂，打个问讯道：“老施主，我和尚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适路过宝方，我师父腹中饥饿，特造尊府募化一斋。”老者闻言，点头顿杖道：“长老，你且休化斋，你走错了路了。”行者道：“不错。”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间到那里有千里之遥，还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斋哩。”

那老者道：“这和尚胡说了。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似这千里之遥，就会走路，也须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却不饿坏他也？”行者笑道：“不瞒老施主说，我才然离了师父，还不一盏热茶之时，却就走到此处。如今化了斋，还要趁去作午斋哩。”老者见说，心中害怕道：“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里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哪里去？有斋快化些儿。”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别转一家儿罢！”行者道：“你这施主，好不会事！你说我离此有千里之遥，若再转一家，却不又有千里？真是饿杀我师父也。”那老者道：“实不瞒你说，我家老小六七口，才淘了三升米下锅，还未曾煮熟。你且到别处去转转再来。”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贫僧在此等一等罢。”那老者见缠得紧，恼了，举藜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惧，被他照光头上打了七八下，只当与他拂痒。那老者道：“这是个撞头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儿，凭你怎么打，只要记得杖数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来。”那老者闻言，急丢了藜杖，跑进去把门关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儿战战兢兢，把前后门俱关上。行者见他关了门，心中暗想：“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不知是虚是实。常言道：‘道化贤良释化愚。’且等老孙进去看看。”好大圣，捻着诀，使个隐身遁法，径走入厨中看处，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煮了半锅干饭。就把钵盂往里一掇，满满地掇了一钵盂，即驾云回转不题。

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等待多时。不见行者回来，欠身怅望道：“这猴子往哪里化斋去了？”八戒在旁笑道：“知他往哪里耍子去来！化甚么斋，却叫我们在此坐牢！”三藏道：“怎么谓之坐牢？”八戒道：“师父，你原来不知。古人画地为牢，他将棍子画了圈儿，强似铁壁铜墙，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如何挡得他住？只好白白地送与他吃罢了。”三藏道：



“悟能，凭你怎么处治？”八戒道：“此间又不藏风，又不避冷，若依老猪，只该顺着路，往西且行。师兄化了斋，驾了云，必然来快，让他赶来。如有斋，吃了再走。如今坐了这一会，老大脚冷！”

三藏闻此言，就是晦气星进宫，遂依呆子，一齐出了圈外。沙僧牵了马，八戒担了担，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不一时，到了那楼阁之所，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门外八字粉墙，有一座倒垂莲升斗门楼，都是五色装的，那门儿半开半掩。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担子，三藏畏风，坐于门限之上。八戒道：“师父，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辅之家。前门外无人，想必都在里面烘火。你们坐着，让我进去看看。”唐僧道：“仔细耶！莫要冲撞了人家。”呆子道：“我晓得，自从归正禅门，这一向也学了礼数，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呆子把钉钯插在腰里，整一整青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门里。只见是三间大厅，帘栊高控，静悄悄全无人迹，也无桌椅家伙。转过屏门，往里又走，乃是一座穿堂，堂后有一座太楼，楼上窗格半开，隐隐见一顶黄绫帐幔。呆子道：“想是有人怕冷，还睡哩。”他也不分内外，拽步走上楼来，用手掀开看时，把呆子唬了一个趔趄。原来那帐里象牙床